

园丁之歌

群众演唱选



3

1973

园丁之歌

——献给辛勤的园丁——

3

1 0 7 3

园 丁 之 歌

群众演唱选

园丁之歌

编 著 郑 州 中 学 人

(郑 州 中 学 人 编 著)

一 九 七 三 年 一 月 第 一 版

印 口 大 一 九 七 三 年 一 月 第 一 版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

一 九 七 三 年 · 北 京

园丁之歌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朝内大街166号)

字数 58,000 开本 787×1092 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 $3\frac{1}{2}$

1973年6月北京第1版 1973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

书号 10019·2017 定价 0.22 元

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

目 录

无影灯下颂银针(独幕话剧)	1
园丁之歌(湘剧高腔)	25
换不换(独幕话剧)	49
两张发票(淮北梆子戏)	64
暖在心头(山东快书)	85
高原彩虹(相声)	93

无影灯下颂银针

(独幕话剧)

上海市胸科医院业余文艺创作组

人 物 李志华——女，麻醉医生，共产党员，二十九岁，简称“李”。

老 杨——男，工人病员，五十岁，简称“杨”。

罗医生——男，麻醉医生，针麻组副组长，五十岁，简称“罗”。

小 冯——女，护士，二十七岁，简称“冯”。

小 张——女，医训班学员，十九岁，简称“张”。

护士甲、乙——简称“甲”、“乙”。

〔一九七一年春，某日早晨。某医院外科手术室办公室。〕

〔幕启：医生、护士穿梭来去，在做准备工作。小张出手术室，准备药品。小冯急上。〕

冯 小张，看见小李医生没有？

张 刚才她在针麻组和我们医训班同学谈话。

冯 (打电话) 喂, 请接针麻组。喂, 小李医生在吗? 不在? 喂, 请接八病室。喂, 小李医生在吗? 对, 李志华医生……噢, 刚走? (挂上电话)

张 冯老师, 什么事这么急啊?

冯 罗医生反对今天的针刺麻醉手术!

张 罗医生不是到外地会诊去了?

冯 昨天晚上回来了。

张 回来了? 那今天的手术……

冯 我再去找小李, 先把情况告诉她, 让她有个思想准备。

张 那会影响她的情绪的。(灵机一动) 哎, 冯老师, 我们把小李医生找来, 让她到里面去(指手术室)安心准备, 不要让罗医生碰上她。

冯 你这个小鬼。(欲下)

〔罗医生上。

冯 呵, 罗医生, 你回来啦!

罗 回来了, 回来了。小李医生呢?

张 (急忙地) 小李医生不在。

罗 不在? (坐下)

张 (焦急地) 罗医生, 你……

罗 (疑惑地) 唔?

冯 (想打发罗医生走) 噢, 罗医生你一路辛苦了, 还

是早点回去休息吧。

罗 没关系，我有些事，等她一会儿。

冯 罗医生，小李是今天针刺麻醉主要负责人，工作很忙，有什么事等手术以后再谈吧。

罗 手术以后还谈什么呢。小冯，老杨师傅的病情，我很清楚，象这样的重症病例，针刺麻醉能行吗？

冯 罗医生，小李为了制订今天的手术方案，她是日以继夜，废寝忘食……

罗 是的，是的，小李从中医学院毕业后一直跟我做麻醉，她的好学肯钻、她的革命闯劲是得到一致好评的；她确是个好党员。可是老杨师傅的病情严重，体质很弱，耐痛力差，手术复杂……

冯（不悦地）罗医生，你出外会诊了一个多月，还是先了解了解情况再发言吧。

罗 好好，好好。（欲下又止）小张，等会李志华医生来了，请她等我一下。（下）

张 嗨！冯老师，想不到罗医生会反对这次针麻手术。今天手术怕做不成了，老杨师傅的病又要拖下去了。

冯 怎么会呢？

张 罗医生是针麻组的副组长，他的意见领导上……

冯 他的意见又怎么啦。他又没有参加方案的讨论，今天的方案是党支部领导大家经过多次反复研究后才决定的。而且我们还有新的镇痛穴位的'第一手资

料。(拿出资料)你看。

张 暖,罗医生再来,就给他看看。

冯 对!(看表)快去接老杨师傅。

张 好,保证完成任务。(推车到门口,又匆忙跑回)

冯 老师,小李医生来了。冯老师,罗医生反对今天的手术,你千万不要漏出来呀!

冯 呵,真有你的。

[李志华拿麻醉器械上。……

冯 小李,我正在找你。

张 (心急地)李老师,你快进去,别出来。

李 (察觉)干什么?

冯 (掩饰地)没……没什么。

李 (追逼)没什么?

张 (不知所措)……

冯 小张,你还是快去接老杨师傅吧。

张 嗯。(欲下,又犹豫)小李医生,待会儿要是罗医生来了,你别理他!

李 罗医生回来不是更好了吗?

张 好什么!罗医生反对今天的手术。

冯 (打趣地)小张,看你……

张 (恍然大悟)哎呀!

李 呵,小鬼,你还想把我藏起来呀,哈……

冯 小李,罗医生反对今天的手术你已经知道啦?

李 知道了，我正在找他。

冯 你别找了，刚才他来过，我们把他顶回去了。

李 小冯，怎么可以这样呢？

冯 他是在给我们泼冷水。

李 噢？小冯，我问你，这次手术方案是怎么订出来的？

冯 发动群众，集思广益。

李 有没有不同的意见？

冯 当然有。

李 对嘛，如果没有这些不同的意见，我们的方案能订得这么具体、周密吗？

冯 可罗医生他……

李 罗医生他做了几十年的麻醉，经验比我丰富，他的意见可能对我们有帮助。

张 （焦急地）冯老师，还要不要去接老杨师傅？

李 （见小冯不语）当然要去接罗。小张，时间不早了，快去吧。

张 好。（高兴地推车下）

李 小冯，刚才党支部书记老陈告诉我，党支部的意见要请罗医生也一起参加今天的手术。

冯 让罗医生也参加今天的手术？我看他不反对就不错了。

李 我们应该相信罗医生。

冯 罗医生为什么要反对呢？他不是做过很多的针麻手术吗？

李 他是做过很多的针麻手术。但是对待针刺麻醉这个新生事物，我们自己也不是一下子就认识清楚的，何况有些同志受旧的医学观点的影响比较深，在前进的过程中思想上出现一些反复也是很自然的。这个问题需要通过不断的革命实践才能得到正确的认识。

〔罗医生上。

罗 小李！

李 （热情地）罗医生，你回来啦！

罗 回来啦，回来啦。

李 坐，坐。（见小冯还有情绪）小冯，你把敷料、器械再检查一下。

冯 好。（进手术室）

罗 小李，刚才我找了一大圈，都没找到你。

李 我也在找你啊。这次出外会诊，一定收获不小吧。

罗 是啊，确实学到了不少东西。

李 太好了。罗医生，今天我们要给病员老杨师傅用针麻做心脏手术，刚才陈书记说要请你一起参加。

罗 （感到意外）什么！要我也参加？

李 是啊。

罗 小李，四年前，老杨师傅在我们医院动过手术，你

知道吗？

李 那时我还没来，后来知道了。

罗 是啊，四年前，就在这间手术室，我给老杨师傅做药物麻醉。谁知道麻药一打，血压就没啦！经过抢救好不容易才脱了险。

李 根据老杨师傅的病情，肝功能又不好，药麻不行，那么改用针刺麻醉呢？

罗 针麻虽然能够提高血压，对肝脏功能也没影响，但老杨师傅患的并不是一般的心脏病……

李 （给方案）根据老杨师傅这个特殊病例，我们采取了一些具体措施。这是手术方案，你提提意见。

罗 （看方案）嗯……不错……

李 这方案是大家一起订的，连病员老杨师傅也给我们提供了不少意见。

罗 小李，这方案确实订得不错。但是方案是方案，毕竟是纸上的东西，而实践又是另外一回事了。

李 是呀，在实践中可能会出现意外的情况，你参加，这就更好了。

罗 我参加也是无济于事啊。

李 为什么呢？

罗 针麻手术我也做过不少例了。我认为针麻可以做的，药麻都可以做；药麻可以做的，针麻就不一定能做。

李 哦?!

罗 何况老杨师傅的病连药麻都不能做啊。

李 这是什么道理呢?

罗 道理很简单。我们做药麻，你把麻药一打，病人就什么都不知道了，你爱怎么样就怎么样，这就能得心应手。

李 这不是得心应手。我们把麻药一打，病人就什么都不知道了，他有什么感觉，哪里不舒服，我们当然也就知道了。因此，只有医生的积极性，而没有病人的积极性。只有一个积极性，这是单枪匹马。

罗 单枪匹马? 不，针麻病人是完全清醒的，你就很不自由。碰到象老杨师傅那样的重症病例，他紧张，你也紧张，这就会互相牵制。

李 我觉得这不是互相牵制，这倒是针麻的优点。你想，针麻病员是完全清醒的，他有什么感觉，哪里不舒服，就能及时告诉我们，我们就能及时处理。这就调动了两个积极性，这叫做互相配合。

罗 (不以为然) 互相配合，嘿。

李 罗医生，你认为只要麻药一打，病人就可以随你摆布。罗医生，我们是在为工农兵服务，而不是在摆弄一架没有思想的机器。如果我们认为只靠一种药、一根针、一把刀就能解决一切问题，这不是见物不见人吗? 这样，我们就不能用科学的辩证唯物

主义的观点来对待针麻这个新生事物。从你刚才对针麻和药麻所做的比较来看，你的看法是片面的。

罗 那不一定……。当然，以前我是有过一些旧的医学观点。但是我们应该面对现实，象老杨师傅这样的重症病例能用针麻开刀，我们还从来没有看见过。

李 我们确实没有见过，但是什么东西都不是天生就有的。当初谁见过能用针麻开刀？现在不是能开了吗？以前我们只能开扁桃腺这样的小手术，现在呢？现在能开肺、开心脏。那么，我们为什么不能再提高一步，把老杨师傅这样的重症手术开成功呢？

罗 小李，你的愿望是好的，我看还是等人家先搞出经验来，我们再开。

李 等人家？如果大家都是这个想法，那么象老杨师傅这样的病人，要等到什么时候？

罗 小李，你们青年人是“初生牛犊不怕虎”，但是要知道，虎总归要吃掉牛的。

李 可是俗话说：“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？”

罗 话是好说。但是，四年前的风险我还历历在目。

李 罗医生，我们不能一朝被蛇咬，十年怕草绳！

罗 可是前车之覆，后车之鉴。

李 要借鉴，但更重要的是要总结，要前进。我们不能让经验把自己圈起来，捆起来。

罗 难道针麻是万灵仙药吗？

李 针麻和药麻都不是万灵仙药，但是具体情况应该作具体分析。

罗 我们要对老杨师傅负责！

李 对，正是要对老杨师傅负责，我们就必须做好今天的手术！

罗 小李，今天的手术，我真为你捏一把汗啊！

李 不，你应该为今天的手术出一把力。

罗 小李，你不了解我的心情。我搞麻醉已经二十五年了，可从来没有出过事故。你是我带出来的，今天的手术要是出了问题，这个风险你我是担当不起的啊。

李 （诚恳地）罗医生，在党和人民需要我们冲锋陷阵的时候，我们怎么能怕担风险，只想到自己的安全？我们要想一想，多少工农兵病员满怀着希望来到我们医院，可就是由于麻醉关过不了，得不到手术治疗，不能回到战斗岗位。罗医生，这难道就不是我们医务工作上最大的事故吗？

罗 小李，难道我就不同情他们吗？但有什么办法呢？我们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。医学的发展是所有科学中比较落后的一门，现在有些问题还不能得到解决。

李 是的，有些问题是沒有完全解决。

〔小冯从手术室出来。〕

李 但是，今天在毛主席革命卫生路线指引下，我们的

针刺麻醉不是创造了人间的奇迹吗？当然，我们现在还没有完全达到自由王国的境界。这就更需要我们怀着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，树雄心、立壮志，努力发掘祖国的医学宝库，在针麻史上写下新的篇章。罗医生，是这样吗？

冯 是这样，是这样，小李你说得太好了。罗医生，现在在你该想通了吧！

罗（尴尬地笑）嘿嘿，我又做了对立面了。

李 罗医生，不能这么说，你是我的老师嘛，我们一起把困难设想得多一些，这对今天的手术很有好处啊。

罗 小李，今天的手术真的要我也参加吗？

李 是啊，陈书记说要你也参加。

罗 我刚回来，对情况不太了解。

冯 哎，罗医生，刚才你不是说对老杨师傅的病情很了解吗？

罗 这……我看一切都准备好了，这次就算了，下次我一定参加。

冯 罗医生，你到底有什么想法？

罗 对今天的手术我没有把握。

冯（不耐烦地）那你的意见呢？

罗 我认为应该采取保守治疗的方法，用药物和营养来维持生命，让老杨师傅多活几年，享受享受新社会的幸福生活。

李 罗医生，你想到哪里去了！老杨师傅治病难道是为了享受享受、多活几年吗？不，老杨师傅治病不是为了活命，而是为了革命；不是为了享受，而是为了战斗。作为医务工作者，我们的责任就是要让他们恢复健康，为建设社会主义再干上几年、几十年。

罗 对，你的这种感情是很可贵的。但是象今天这样复杂的手术，光靠感情是解决不了的。

冯 罗医生，你这个感情不对啊。

罗 什么？我感情不对？

冯 就是不对，你就是缺乏无产阶级感情。

罗（气愤地）我……我缺乏无产阶级感情？！好，好。

（下）

李（追喊）罗医生！（对小冯）小冯，怎么可以这样呢？

冯 我真不明白，今天的手术为什么非要他参加不可！

李 小冯，你冷静一些。开始我对党支部的意见也是理解不深的。后来，在陈书记的帮助下，我才认识到罗医生的思想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，而是代表了一部分同志的思想。所以今天的手术不仅要在针麻上来一个突破，而且要在思想上来一次飞跃。小冯，对待思想问题，我们千万不能急躁啊。

冯 那现在该怎么办呢？

李 我再去找他。